

秋日赋

张梅

立秋之后，断断续续下了一周左右的雨，终于见到阳光，明晃晃的，连云朵也变得轻盈白亮了，蓬松松的浮在远天。夏日的溽热炎燥告一段落，窗台上几盆铜钱草已有了枯意，从细弱的茎到小小的圆叶片，泛着黄，似乎预告着最鼎盛的时光的过去。

从夏到秋，节气上有一个徐徐渐进的过程。从四季更替来看，霸道的冬到三月常不肯离去，春显得格外腼腆秀气，碎步轻移，小心翼翼开着花，禁不住疾风骤雨的摧残，夏呢，过于性急，常常不由分说挤占了春末的大段时光，唯有秋，像一轴清隽的长卷，不着浓墨重彩，自有一番风情。

夏日，我极少去公园，树木过于浓密，没有了矜持，急吼吼地生长着，夏天像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绿皮火车，草木们你挨我挤地处于车厢里。那些密匝匝的树枝、灌木、花卉，不知有没有纷乱拥塞的感觉？

秋天就不同了，植物们开始做减法，开始断舍离，删繁就简比我们彻底得多。晴秋之日，落在地上的叶片色彩缤纷，彼时它们在枝头，离得远，看到的只是集体演出的合唱阵势，袅袅娜娜地落下来就不同了，可以任意拾起一片，看它们细如绣线的脉络，尤喜一种红色的类似心状的叶片，百度后才知道是乌桕的叶片，不禁讶然，原先看“乌桕”二字，以为是严肃板正的模样，隐于某个山林某座古镇，没想到身边就有，抬眼望，枝干清疏朗阔，参差错落，颇有儒雅的气质。

秋天，我还喜欢栾树和银杏。栾

树颇有童心，举着粉色、红艳的铃铛在清秋的风里，晃过来荡过去。银杏呢，千万片叶子，像是密谋后的行动，某一个秋天的早晨，整条道路旁的银杏霎时间金黄一片，灿如金片，交响乐般恢宏激荡，似乎只有银杏，敢于这么盛大奢华地展现自己。如果不是秋天，树木都高擎着绿叶子，在秋天这个巨大的舞台上，它们迥异的美惊艳了众生。

如果让我选一个字形容秋，那便是“薄”，薄阴的天，薄凉的风，薄清的露滴，还有衰软的枯草和落叶薄薄地贴服于地表，薄如轻纱的雾气，情意缱绻地笼罩万物。秋天的草木，不像在夏日里肆意、铺张甚至狂放，万物有灵，懂得节制，将自然赋予它们的鲜妍、丰腴、浓重又悉数还于自然，严谨地遵循着季候的规律。

蝉声渐稀，夜间多了草虫的鸣声，蟋蟀多么富于智慧，古人说它们七月在野，八月在宇，九月在户，十月入我床下，天渐寒，蟋蟀也入屋取暖么？于屋内的人们，可以体味灯下草虫鸣的意趣，是多么美好的事。

在楼下的树影中，伫立良久，这些小家伙们兴致昂扬，叫声绵绵不绝，细密清亮，嘤嘤、啾啾、嘤嘤、瞿瞿、唧唧……罗列了一连串的拟声词，似乎都不能形容此时耳畔的虫鸣，再说，此时窗下的声音可能不是蟋蟀，抑或是纺织娘、蚰蚴儿，这又有什么关系呢，虫鸣是天籁，是自然之声，此时，不用像白日置身于车鸣人喧，任凭清越的虫鸣充盈于耳。

月光幽幽，虫鸣阵阵，邀约一只《诗经》里的蟋蟀来我床下，让我枕着虫鸣入眠……



一叶知秋 吴孟 摄

秋风辞

吴小亚

风起，有人叹曰：风起于青蘋之末，或曰：风起于青萍之末。

宋玉的《风赋》里，原是写作“蘋”的。蘋是古老的植物了，“于以采蘋？南涧之滨。于以采藻？于彼行潦。”在遥远的西周或更远，人在草木间，采蘩，采薇，采葛，采桑，采萧，采艾，采苓，采蕨，采芑，采茶，采菽，采莲，采菱，采采卷耳，采采芣苢……风吹着这些柔美的植物，吹着柔细的鬓发，吹着柔软地弯向大地犹如琴弦的腰肢，一双双灵巧的右手，蝴蝶一样轻触草木，那轻微的折断声，令大地上最敏锐的耳朵轻轻颤栗。这些被采回来的植物，多用作食物，也有用来祭祀的，如蘋。

在字体简化之后，“蘋”被写作“苹”，它随着农耕文明的退场而消失于现代语汇。“采蘋”这样的动作，或许依然会偶现于现代水泥勾勒出的沟渠里，某个女子摆拍的小型作秀，但它已然失去了原有的祭祀之庄严。在钢筋水泥丛林的现代，众神隐去，仪式感满满的祭祀，已离我们很远很远，而蘋——四叶草，一直都在我们身边。

蘋是多年生水生蕨类植物，茎横卧在浅水的泥中，叶柄长，顶端集生四片小叶，如“田”字，如风车。哪怕一丁点响动，也会激起四片叶子颤颤巍巍，惊动不止，轻轻扇出的小风，慢慢汇聚，终于集结于水面，奔跑于旷野，穿梭于孔穴，吹动了树梢，压弯了炊烟，迷离了谁的眼睛。于是，有人叹道：袅袅兮秋风，洞庭波兮木叶下。一片，一片，又一片，秋来了。

人到中年，特别爱《诗经》，它有一股秋气，那是一种薄凉，让同样平静下来的人深爱，爱它的淡远，爱它的洁净，爱它的纯朴，爱弥漫其中的草木芬芳散发出来的静。露珠慢坠的静，鸟鸣空谷的静，人闲桂花的静，风鸣蒹葭的静，采薇山间的静，黍离青青的静。静得尘埃慢慢落定，静得灵魂慢慢落定，静得大千世界慢慢简单黑白，静得可以在大暑节气后，在溽热的蒸腾中，辨析出袅袅而出的一缕秋风。

蘋，不是长在浅水的软泥中，而

是摇曳在心头。秋，是心头的蘋首先感知到的。它生根于心，以最纯粹的情感为土地，以感恩、感动、感悟的泪水为雨水，以高尚的情操为阳光，以生命为四季，它怎会喧哗？它怎会急躁？它怎能不敏锐？它怎能不会感知生命荣发凋散中那细小的变化，那无可奈何的临界，那令人心跳加剧的到来，那无法挽留的逝去？

风起于青蘋之末，蘋在心上。洞庭波兮木叶下，波自心湖。

秋风逝去，有人未察；洞庭波老，依然有人不知。心上之秋是为愁。愁是生命的自发，是生命的警醒，是一种寒凉的悟。离愁，离是常态，离人心中秋意浓，秋意浓处，离愁别恨，千里烟波，暮霭沉沉楚天阔。

“秋风起兮白云飞，草木黄落兮雁南归。”《秋风辞》里，雄才大略如刘彻，亦有生命易逝的感喟。“何处秋风至？萧萧送雁群。朝来入庭树，孤客最先闻。”《秋风引》里，向来豪纵不驯的刘禹锡，感受到了生命无可逃避的“孤独”。“秋风清，秋月明，落叶聚还散……”早知相思绊人心，何如当初莫相识？《秋风词》里，豪放如李白，竟有如此悲伤的感叹。

无法不逝去，无法不孤独，无法不离别。然而，繁茂后的凋零，拥有后的别离，相识后的分别，与没有开始的原状，又岂能一样？就像花必落而花须开，果必落而果必熟，生命自有延续生命的义务，生命自有完成自己的义务。人生因一场场经历而圆满，离归离，聚须聚，云起云灭，潮落潮涨。你可以目送远帆而泪流满面，却依然会去奔赴一场场生命中的遇见。

多情常被无情恼，如果无心，秋自是秋，秋风自是秋风，与我何涉？我幸自有心，会悲伤，会欣喜，会快乐，会痛苦。秋过我心，为愁。我不惧愁。我为秋风摇落旧叶而伤感，为秋风中渐行渐远的故人而难过，但我，会为秋风催熟浆果而开心，为下一个繁茂而期待，为远行的人、为曾有的情而祝福而感恩。我心上有蘋，我拥抱秋风，我为之作辞，是为《秋风辞》。

奶奶的蒲扇

蔡钦

夏天的风总是这样燥热，大黄狗趴在门栏上呼呼地喘着气，门前的大榕树上传来蝉的嘶鸣，树下奶奶的蒲扇一下一下地呼呼着，风也一阵阵地送来。

忽然门外传来自行车叮铃的声音，我蹭地一下跑了出去，摸着口袋里省下来的两分钱，跟着小伙伴们一起挤在自行车旁，焦急地等着叔叔将冰棒递到我的手中。奶奶拿着蒲扇，追过来，生怕我在跑的过程中摔倒。我举着两根买到的冰棒，邀功似地在奶奶面前晃了晃，奶奶刮了一下我的鼻子，笑着摇了摇头。我便开心地

地把两根冰棒都塞到了嘴里。

一群孩子在打玻璃弹珠，他们的叫喊声，尖锐而兴奋。汗水黏在身上，手上、脸上都是土，我们不顾大人的劝阻，纷纷冲往沟汊，穿梭在齐腰的水里，水性好

的孩子总是能在上岸时，手里抓着几条小鱼。这个时候，奶奶在河边的柳树下，晃着蒲扇，时不时地向河汊这边瞄几眼。

晚霞落下来的时候，我们玩起捉迷藏。我藏在一个没人的角落，享受一个人的紧张与刺激。看着抓人的“鬼”从我眼前过去，我捂住嘴偷笑。有一次，实在太困，居然在草堆里睡着了，醒来时，奶奶立在面前，满脸的焦急，不停地责备。那晚回到家时，天早已黑了，奶奶的躺椅侧倒在院子里，旁边掉落的是奶奶的那把蒲扇。奶奶笑了笑，说，今晚的风真大，椅子都被吹倒了。后来听隔壁的王伯说，那天小伙伴们没有找到我，我很晚也没回家，奶奶得知后，一个激灵，从躺椅上翻滚下来，一瘸一拐地赶往我们玩耍的地方，是她的呼喊声惊醒了梦中的我，我才从草堆中爬了出来。

如今，三十多年过去了，我还会经常想起那个傍晚，想起奶奶的那把摇椅和那把蒲扇。更多的时候，我会想起奶奶，她在地下已躺了十几年了……

